

括

異

志

指

星

星

三

四部叢刊續編

括異志

(85641)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本書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跋

右括異志十卷襄國張師正纂宋史藝文志所記卷數同晁氏郡齋讀書志曰師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後遊宦十年不得志於是推變怪之理參見聞之異得二百五十篇魏泰爲之序是本無魏序僅存一百三十三篇陳氏解題尙有後志十卷或其他一百十七篇列入後志而今已失之歟四庫著錄亦十卷提要無貶詞僅據王銍默記疑爲魏泰託名之作列入存目以是流傳甚少此尙爲明正德時人依宋本傳錄可貴也甲戌初春海鹽張元濟

新編縣志序

新編其少也哉即五齡和人而宋本新編何貴也甲戌年春
夏無功同里王君燾張公燾之弟人各目以景
册一百十篇區人於志而今日之志則新舊兼收十卷計
本縣新編卷一百三十三篇則九種即由新志十卷類其
外是則新編之志卷見聞之異稱二百五十篇縣志之序也
新編舊志曰新五齡同里王君燾太學士燾或官十平不特志
亦其志十卷與新編同五齡宋史燾文燾燾燾燾燾燾燾燾燾
燾燾

括異志卷第六

襄國

張

師正

纂

王少保

少保王公明開寶八年乙亥拜秘書少監黃州
刺史時王師問罪金陵公帥師入豫章市不易
肆至戊寅歲受代徙傳舍有黃衣來謁延之坐
乃曰公總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
大笑陰隲垂祐無彊袖中出一通青紙朱篆數
幅曰他日舟至大孤山當有黃衣來謁必能識

之才出門即不見及至大孤山果有黃衣止
公大喜亟召見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請紙筆易
爲真字即烏犀丸方書畢而去公神其事遂依
方合之服者無不效盛太尉乃太保之孫女壻
得黃衣親書本盛疾作服之亦愈

范叅政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聖中以帖職通判陳
州時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
祐築壇于正寢郡守召公預其事公竊笑曰庸

鄙小人安能達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
故多方以圖安耳旣而復謂道士曰仲淹將來
休咎可得知之否道士曰唯俟至天曹問之旣
而秉簡贅章伏于壇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動
試捫其體則殭矣殆五更手足微動遽扶坐於
床飲以茶藥良久謂郡守曰奉賀太夫人尚有
六年壽所苦不足憂也又謂公祿壽甚盛必入
政府郡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道士曰方出
天闕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不得出是

以稽留公益不以為然問曰狀元何姓曰姓王
二名下一字墨塗之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
郡守之母疾苦尋平明年春榜狀頭乃王拱壽
御筆改為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
事聞之
畢國傳仲達陳著作之方云

麥道錄

麥道錄本宦者嘗為入內供奉官勾當事材場
一日出西水門有丐者死於汴河岸之側有敗
席短杖時方大雪獨不積其身麥異之為市衫

禪麻屨故巾瘞之於隙地他日奉使郾延至蒲
坂北一郵置有一負人詣門請見仍云嘗受恩
故來致謝麥召見詢其由曰自頂至踵皆君所
賜也麥固然良久方省瘞丐者事乃延坐與語
屏左右移時而去麥既回京發瘞但見席杖而
已麥遂棄官為道士為左街道錄年九十餘卒
聞之于朱左藏允中

楊道人

楊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郾之京山縣豐

國范頓市中好與小兒戲狎雖大寒甚暑而未
 嘗中憤衣裳惟裸露而或以衣服贈之旋即施
 與丐者故人尤惡視之徃々逆知人中心事復
 州蘇繹寺丞得一燒朱砂銀法試之有驗徃見
 之楊即前曰澁、酸朱砂燒盡水銀乾更不復
 語又彭長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紙千之乞數
 字直書云翻車二十五千既而果於翻車村得
 其地以二十五貫市之熙寧癸丑歲辛子儀令
 京山楊每來謂之贈以衫帽或留宿外齋雖設

余榻密視之已安寢於地矣未幾索紙筆橫作
二畫自一二三四書訖授子儀諦視之乃四字
也果至四月而乃父棄世道塗商販皆云見其
死於數處矣而形狀不改熙寧七年卒於范頓
豪民張絳家為買棺埋于市側市民朱如玉方
客京師是日見楊來訪不交一言後朱自京師
回白縣聞其歲惟空棺耳其異迹甚多能記其
一二也 辛都官子京錄示

李芝

廣州新會縣道士李芝性和厚簡默居常若愚
者間為兩韻詩飄、非塵俗語常讀史傳善吐
納辟穀之術膚體不屢濯自然潔清髮有綠光
立則委地所居房室不施關鍵邑人崇向施與
金錢衣服無算人取去未嘗有言或召設祠醮
一夜有數處見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
月餘方出謂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
至和中親見之今則尸解矣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博學
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
以養親今親不逮于祿何為遂辟穀不食以養
氣全神爲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閑竊中南游
荆渚時鄉人韓可珏為通守延納甚懽會朝廷
吊伐江吳軍府多事因褫儒服爲道士適武陵
寓龍興觀郡守劉公侍郎屢監兵張延福深加
禮重嘗以方鑑遺張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韜真
自晦日以沉湎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親者往

往入塵市中多所詬罵切中人微隱之事衆皆
 異之每遇風雪苦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
 永日方出衣襦汚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以
 乾燥或與人為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輩盡力
 推曳畧不少偃又或仰卧舒一足令三四人舉
 之衆但面頰其足不動居常飲崔氏酒肆崔未
 嘗計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來則酒客輻湊嘗
 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南來道士飲一斗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

尤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也慕其人常與之游白天才敏贍思如涌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裏為題一旦稱疾亟語觀主曰我固不起慎勿燔吾尸恐鄉親尋訪言訖而絕身體潤澤異香滿室傾城士女觀瞻累日為買棺葬於西門外逾年監兵罷歸其僕遇白於揚州開明橋問方鑑在否為我語汝郎斯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張駭曰渠死久矣汝何見耶尋索鑑熟視隨手

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揚州亦
 遇白携大葫蘆貨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
 舊遊數日安告行白曰爲我附書謝崔氏余歸
 致書崔氏覽之大驚遽掘所埋棺已空矣白注
 護命經窮極微旨又著指玄篇五七言雜詩唐
 魏集而名爲丹臺並傳於時大抵神仙之事見
 於傳記若白之解去此耳目相接年紀未甚遠
 今室而祠之不惟衆所瞻仰抑將傳信於永世
 也

斯皆柳應辰職方撰祠堂記畧云